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禊文五編八

德清俞樾

崧鎮青中丞六十壽序

光緒十有七年大中丞鎮青崧公莅我浙三載矣吏畏其威士悅其教民歸其德情慤德滿常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兩浙東西咸喁喁然心歌而腹詠也是歲公行年五十有九其明年則六十曰耆矣於是浙之僚友咸聚而謀曰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而今人必以成數十年爲準是懸弧之慶宜在來歲然古者諸侯五年一朝而今則三年報最公至來歲宜援例以請浙爲東南

大都會撫是邦者必 朝廷所倚重往往有超棘之徵
況如公者風政修明達於 朝聽其必如馬燧之總六
連陶侃之督八州重官累使尊顯烜赫豈吾浙之所能
私哉麥邱之祝盍及今歲而謀之皆曰然則又曰公無
聲伎之好觀游之樂將何以壽公哉盍援四子講德之
例擇能文之士爲文以獻乎又皆曰然於是就德清民
俞樾而謀焉樾寓吳久公撫吳時已修士相見禮及公
移節之江而樾忝主詁經講席歲拜禮幣之賜安敢以
弁陋爲辭雖然樾舊史氏也柱下之職但知據事而書
支離曼衍之辭非所習也諸公朝夕從公游其所見聞

必有視樾加詳者請爲舉其實則有以公家世告者曰
公姓瓜爾佳氏滿洲右族也父光祿公以戶部郎中爲
山海關監督賞課所贏悉歸之官稅外方圓不以自潤
會有權臣琅蕩凌鑠索重賂無得摭他事中傷之遂下
於理日久事白復起主兩淮鹽筴以官壽終公在英年
卽遭家難益自惕厲咸豐八年應京兆試登文詞雅麗
科先是己官兵部當庚申辛酉間海氛大熾烽火達於
甘泉公夙夜在公無異平素文文忠公時權大司馬深
器重焉俄升主事轉員外郎三年大計積優成陟而公
自此遠矣樾曰美哉始基之乎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

任者也則又有以公宦蹟告者曰公始以郎中授廣東高州府知府未一歲以奉諱歸嶺表爲海內膏腴地而公蕭然無銖金寸錦之儲五五旣畢出知山東沂州府大府以析愿禁悍首在折獄省會故有讞局探意立情猶多繳繞以公董治之僚屬戲曰吾儕聽訟乃有聽聽訟者乎公辭聽色聽脈摘如神羣僚讐服旣至沂沂故多盜春夏之交薨赤芑白彌望無際若在莽叢之野寇盜伏焉公率輕騎周厯四郊禽姦蔑猾荏苒一空所至斑白垂髻迎拜馬首壺殮觥飯襍然前陳公笑而謝之一時循良之聲徧於海岱廉訪使者長公入覲

毅廟問山左郡守孰優以公名對

御筆書名黏

屏展間光緒之初

禧聖垂簾聽政見所書名乃

有大用之意山東督糧道闕員卽以公補焉異數也其
時山右大饑而各省助振者率以金民得金無從易粟
公獨以小米數百萬石往全活無算已而遷廣西按察
使廣西自大亂之後元氣未復有李揚材者跳梁於越
南之邊境聚衆鈔掠頻有戾開之警公言於大府使提
督馮公子材率勁旅出關殲厥渠魁檠散其衆於是麗
江秀嶺間得安枕矣 天子知公才可俾大任旋由
直隸布政使授漕運總督時有規復河運之議公面奏

河運固不可廢然所漕之數不能驟增且轉漕必先治運河而東省所急者黃河也宜先其所急 上嘉納之是歲僅增江蘇河運十萬石從公議也光緒十二年授江蘇巡撫時曾忠襄公督兩江每事必商之於公黃河之決於鄭州也朝臣咸請堵決口濬下游而慮洪澤湖之不能容公與忠襄公謀濬張福口引河及楊莊以下舊黃河以消上游之水復濬新洋射陽河道以爲宣洩之尾閘淮揚晏然不知有河決之事斯非大有造於東南者乎樾曰公起家郡守蒞陟封疆所至有聲是固不可勝紀雖然吾儕浙人願聞浙事則又有以公治浙

之事告者曰公之撫浙也時有詔使議南糧折價之事公曰浙江田賦之重不下江蘇民不可困官亦不可累議自今以往不分漕南概徵本色南糧則由州縣變價以解折色如有不敷卽於經征耗米內彌補其數其經征耗米則折價如市價奏上從之永著爲令官吏咸便是歲大霖雨杭嘉湖三郡遭澇爲蕪綠原青隴若在巨浸不見涯涘公飛章入告截留南漕頒發帑金活我民於魚鼈鼃鼃之渚公上承德意下察民隱勸分振廩不遺餘力又募鄰省助振得白金二百餘萬兩簡閱其民計口授食復以工代振築堰濬流爲異時旱澇

之備事有實際費無虛糜民沾溫拯之恩境鮮流冗之患此又公大有造於我浙者也樾惇然動容曰昔富鄭公在青州全活數萬人自謂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公今此舉亦近之矣告者曰未已也公之所措意者其尤在士林乎功令子午卯酉之歲聚一省之士而試之浙號大省與試者萬餘貢院之前幾無側足之所公購民屋數十間建立棚廠俾得休息且蔽風雨按籍唱名某府某縣各有定時籠燈以使之見鳴礮以使之聞莘莘士子雅步而前魚貫而進無凌獵無顛躋公兩監浙試稔知浙弊關防嚴密內外肅然厯年積弊爲之一洗且以

有司供應不能悉周慮水泉之不潔也參用機器以運清流慮飲食之不甘也製造餅餌務令甘美四方秀艾挾冊負素諷誦相摩咸謂數十年來未有此整齊而嚴肅者也越於是拜而言曰公之加惠於我浙士可謂至矣余亦儒流有不爲之歌且舞哉要而言之公之家世則晉王謝唐崔盧也公自二千石至監司甘棠之愛傳誦不衰則漢之龔遂黃霸也其撫蘇撫浙名位益崇建樹益大則晉書劉宏陶侃傳所謂威騰閩外禮縉區中蔑以加矣徐幹中論之言壽也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公以一身兼此三壽曼福駢齡豈有量

歟乃掇拾其語撰次成文藉諸公以獻或亦足發河清之一笑乎乃樾更有說焉夫祝公之高升而極鼎足者公論也而潁州願偕寇恂東郡願復得耿純則又浙人之私意也公風舉雲搖鵲然而起介弟錫侯中丞同時開府可謂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遇稽之故事雍正時李敏達公曾爲浙江總督 天子或卽以此例待公受雙圻之任而仍不離六橋三竺之間則年年歲歲皆得躋堂而稱壽其豐功駿烈更不可勝紀矣樾不才願執筆以待

任筱沅中丞七十壽序

嘗讀周禮大司徒所屬有鄉老焉二鄉則公一人有鄉大夫焉每鄉卿一人說者謂此卽王朝之公與卿竊謂不然王朝之公卿豈得爲教官之屬此公與卿必其曾居公卿之位而退老於鄉者爵與齒德三者俱尊於是優以名號曰老曰大夫使之表率其鄉以補大司徒之所不及蓋古昔盛時有在朝之公卿與王者論道經邦而又有在鄉之公卿爲王者布德施惠雖有朝野之分而並任公卿之重者也我國家以列聖積累之厚咸豐同治來雖經兵亂而人材益盛居封疆者率皆文通武達爲時名臣而筱沅中丞尤其選也公以道光二

十九年選拔貢生應 朝考用教職其初秉鐸奉賢以
勸集軍餉二十餘萬積優成陟遷授知縣宰湖北之當
陽旋調江夏興書院建社倉有益於民者靡不畢舉爲
民害者芟薙無餘邑以大治號稱無訟 朝廷知其才
也簡授順德守設局清訟積獄爲空勸課蠶桑興修水
利今有順德紬自公始也又有任公井以公名也公事
之暇不廢絃歌著有居官十則讀史百韻並傳於時電
掃庭訟響答詩筒指景取辦方圓可施臺司上其治功
朝論嘉其政績調守保定未數月而河南開歸陳許
道之 命下矣是時馮蠟切和黃流順軌而水衡之錢

歲糜億萬半委泥沙半飽胥吏公辭隆就窳有王晉平
恐富求歸之意累牘陳請大府挽留爲裁減應領之數
乃勉留二年增置黃河渡船建造兩岸旅舍所謂身處
脂膏不以自潤皜然泥而不滓者乎俄而陳臬西江且
權藩伯之任其時偶因軍饟不給撫標一軍皆甲而譟
撫軍親臨不能止也望見公旌麾則皆投戈羅拜自謝
無狀蓋威信之所孚深矣其官浙藩也慮廩積之空虛
則有豐糴儉糴之令憫棺槨之暴露則有掩骼埋骹之
政懲市井之雕悍則有析愿禁悍之法至今遵行未有
改也是時 天子勤求治理乂安區夏公每入覲召對

有所敷陳悉稱 上意爰由直隸藩司擢授山東巡撫
齊魯舊邦是爲中原腹地有所謂東大道者冠蓋之所
經由行李之所輻湊古稱夷庚今日要衝而山岬崎嶇
寇盜充斥鈴騾轡馬視爲畏塗公命所司鑢山浚瀆禽
姦芟猾大道如砥伏莽皆空行者便之援順德任公井
例稱爲任公道云自泰西諸邦互市中國要求萬端詭
懦百出謀於濟南城中購地築室有成議矣公折以要
約曉以利害力持不可竟罷不行赤石不奪斯之謂矣
天子以浙爲公開藩舊壤爰命移節是邦浙東西之
人咸翹首北望冀召父杜母之復來士歌於庠農舞於

野而公俄以左遷去竟不果來公所坐乃簿書之事期
日之間至爲微細且在公實一無瞻徇所具公狀日月
分明由司申院舊牘俱存可復按也或勸公自明笑謝
之曰吾苟得直其咎必專有所歸卻獻子不云乎吾以
分謗也角巾野服浩然東歸論者以爲得大臣之體然
天生雄偉俊乂之才以爲當世之用乃用之而仍不使
得竟其用豈天旣生是才而漫不經意付之不可知之
數乎非然也吾固言之有在朝之公卿有在鄉之公卿
使士大夫之見用於世者皆如召公之三十六年宰輔
郭令之二十四考中書則古所謂鄉老鄉大夫者不且

虛無人乎方今 聖人在御衆正盈廷則留一二遺老
於平泉綠野間使桑梓後生有所矜式而凡建牙樹節
於其地者亦得以訪求民俗討論典章爲仗鉞宣風之
一助此卽古鄉老鄉大夫之職也非亦 聖世所不可
少哉公今年七十矣精神矍鑠意興不衰素工吟詠尤
善翰墨端居多暇臨池濡染妙參鍾索得其尺素珍若
圖球家門之內一時鼎盛諸子鵲然而起或專方郡或
陟監司最幼者亦森然見頭角有晏元獻神童之譽諸
孫瑤環瑜珥蘭茁其芽游泮水者有二人矣公優游家
衡與二三故舊銜杯酒敘殷勤致足樂也雖使公總六

連而督八州亦何以易此哉 天子方緬懷耆壽優禮
老臣異日臨雍講學或用漢世之故事修養老之上儀
尊事三老兄事五更而以公當其選皤皤黃髮揖讓其
間較周制鄉老鄉大夫當更有進矣此又區區之忱豫
爲公善頌善禱者也

童母卜太恭人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歲陽闕逢歲陰敦牂恭逢 慈禧
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之慶
於是延嘉生蒼烏見滋液滲漉均禧九垓凡百有位咸
蒙褒賁受甄賞奉綵純黃王之誥爲其親榮而童母卜

太恭人適於是歲圉如之月介七十古稀之壽哲嗣米孫大令方權知華亭縣事將饌肥羶以甘之鏗金絲以樂之而太恭人曰毋吾家故寒素簞瓢捭茹吾所習也汝新奉簡書寄民社一筐之糗一束之脯猶如曩日豈宜饌玉炊金烹龍包鳳乎爾師曲園翁有言酒食之苾芬不如君子之文金石之鏗鏘不如君子之章汝其圖之於是米孫乃徧告同人求贈壽言以侑壽觥一時潘楊之戚誼孔李之世交進女師德象之篇寓眉黎臺駘之祝者瓊瑋連玆不可以麗計而屬余以一言序其端余聞太恭人之在室也稟厥考禮臣公之教媿媿其行

翬翬其度善事繼母得其歡心年二十有四歸贈公嘯
泉先生先生以名諸生客授於杭家在新市鎮相距且
百里太恭人上事君姑下撫兩小郎有無黽敏辭隆從
窳每遇饑歲刀机生蘚竈額無煙時出匳中衣物於長
生庫質錢以佐晨夕饗殮之用君姑寢疾中裙褌廁手
自洗滌及其殂謝於喪於祭曲盡誠敬贈公居家日少
家事皆太恭人主之營蘋蘩之薦具韭菁之饌米鹽淩
襍不廢女工鍼管線續午夜不輟敝衣糲食處之怡然
視先後築里猶女昆弟也其於子姪猶子姓也一門之
內人無間言粵賊之亂省垣戒嚴贈公上時務十策不

見用居恒鬱鬱齋志而終時太恭人有子女三人又叔
姊所遺子女亦三人皆太恭人撫之推燥居溼咽苦吐
甘恩斯勤斯備極勞動內而瓶罍之罄時時見告外而
風鶴之警咄咄相逼流離轉徙固有定居而於贈公所
著書及所手鈔之經史文集數十冊置兩大簾中行必
以俱諭其子曰他物不足惜此汝父一生心力所注也
汝能守此汝父不亡矣嗟乎兵燹以來舊家藏書皆付
灰燼縹囊緇帙掃地無餘而太恭人保守楹書不敢失
墜所見不亦遠乎大亂既定課其子砥學勵行勿替先
業米孫大令亦能謹承其教有聲庠序間癸酉歲以拔

萃貢成均時興化劉融齋先生主講上海龍門書院當代鉅儒也米孫從之游者數年所學益進慨然有經世之志乃以州佐筮仕江蘇始至從事書局仍懷鉛握麈就臺司月課每課必居高等於是名動上游咸曰通達治體賈生流也江蘇諸大政如海運釐捐洋務籌振積穀皆使襄理身兼數器部分如流前方伯貴筑黃公甚重之以賑務煩劇命之綜司文案及今方伯順德鄧公亦仍其舊太恭人戒之曰此民命所係也能佐上官整紛剔蠹俾實惠及民則爾職克盡而吾家子孫亦世世食德矣大矣哉仁人之言乎太恭人雖年及古稀而精

神完固視聽不衰與其弟如梧先生白首怡怡極友于
之樂有孫一人孫女三人瑤環瑜珥蘭茁其芽一女適
良奧之族外孫三人亦娉姻可喜太恭人安神閨房之
上皤皤黃髮含飴弄孫天倫之樂備矣自茲以往由八
十九十而至期頤每逢開秋稱觴之歲皆值 國有大
慶之年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琬輿彩仗鳴玉慈庭推
娥臺妣幄之恩以嘉惠海內必有靈壽上尊之賜米孫
其益樹令名以承隆遇此余所以爲太恭人祝而并以
爲米孫望者也

黃君斯馨七十壽序

當咸豐同治之間大盜起於粵西窟穴於金陵蔓延乎天下而禽獮草薶卒歸於盡不十餘稔而乾亨坤慶四表無塵此由天子神武聖謨宏遠將帥之臣一心同力以共成此巍巍之功而亦由海內沐浴於聖澤者既久且深士大夫咸知以敵愾同仇爲志有智慮者效其謀有材武者效其力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如黃君斯馨先生卽其人矣君幼而穎異七齡能爲五言詩其母嘗撫之而歎曰諸子中好讀書者無過此兒矣家素富衍至是稍落君年始幼學卽能佐其父操贏制餘候時轉物雖老於樞會者謝弗如遂棄佔畢之業就時於

杭杭爲東南大都會商賈駢坐闐闐流溢君通財鬻貨
數年之間增贏十倍家業復振俄而粵寇狎至杭城戒
嚴一閩之市相驚以寇至曰寇至則隴種東籠而走君
慨然曰時事至此食毛踐土者孰不當投袂而起曹劇
何人哉豈曰不食其祿弗與其事乎庚申正月奉將軍
瑞忠壯巡撫羅忠節兩公之檄統率士團稽察邦謀守
鳳山候潮兩門張弓荷戟不避風雨無何賊由清波門
入君復從忠壯公堅守滿洲營凡七晝夜會江南援師
亦至寇遂宵遁城竟獲全忠壯公會同巡撫王公敘其
功以聞有 詔以縣丞選用加五品銜 賜鵬羽翎以

飾其冠君有弟同在行間亦得以教職注選籍忠壯公
謂君曰浙江十一郡可稱奇士者君昆弟二人耳君起
於賈區威名稜然爲軍鋒之冠自將軍巡撫以下爭相
推重君行城中見積骸如山枕籍衢巷乃出已資收瘞
於萬松嶺南北爲冢二百三十有六勒石紀之又慮殉
難男女名姓湮滅繕具清冊呈之大府以達於容臺其
處事精詳類如此非徒投石超距引彊命中與騎士材
官角勝而已其明年賊由諸暨渡臨浦攻蕭山君聞警
遄歸而已不及山城失守老母終堂君仰天泣血誓不
與賊同立日月之下率義兵往攻之賊望塵欲遁而城

外奸民助賊者蠶起橋梁盡斷進退皆蹙全軍陷焉君亦墜於水若有拊之出水從間道走回者亦終莫解用何術得出遵何塗得歸也天祚忠孝信矣其後蔣果敏公駐軍義橋聞君名招致之君以往者從戎致不能免母於難終身憾之謝不往也使君再出而從軍行裝就隊游弩往來將見一日破十二壘一月克十二城始雖垂翅回谿終且奮翼鼃池安見不耀華名於玉牒勒洪伐於金冊哉然君雖伏處不出而聞譽著於士林德行被於鄉井振廩同食之義舉掩骼埋胔之善政有所見聞無不盡力其邑之西有江塘焉實爲山會蕭三邑之

門戶砰訇淙射易於爲患自君修築因地制流碧沙青
岸石盤嶽峙有灝漭潢漾之觀無沅沅涌濤之變至今
數百里內溝塍刻鏤桑麻鋪棻君之力也君雖服賈而
慕南陽孔氏之雍容挑鐙夜讀或至申旦二十四史之
事實能厯數之宋元諸儒之語錄能默誦之念其先人
困於童試勉其諸弟毋廢家學蓋自君以貨殖復起其
家而修脯之資膏油之費皆極豐腴一門之內誦讀相
聞其諸弟中有成進士入詞林者至乙酉歲而其子亦
舉於鄉科名之相繼實由君成之也德配徐宜人明於
大義自其曾祖以來五代同居闔門數十口無一諍語

宜人之賢可知矣今年十月爲君七十生辰其子硯齋
孝廉與余孫陞雲爲同年生乃乞一言以爲壽余酬應
之文久已輟筆重違其請又以君起布衣爲國家宣
力是可嘉也敬爲操觚紀之是歲恭逢 皇太后六旬
萬壽慶科鄉試明歲之春硯齋必當乘孝廉之船赴春
官之試君或有興與之北上余恭閱乾隆間所行慶典
凡七十以上耆壽男婦皆得叩謁道左君與徐宜人伏
輦道之側而望 屬車之塵精神矍鑠舉止安閒
皇太后顧之或錫以上尊之酒而列之千叟之筵是則
承平之盛事而非徒里黨之光榮矣

連母陳太淑人八十有七壽序

曹娥江之東陬有巖邑焉曰上虞蟠幽宅阻民俗敦龐
上虞縣之西鄉有右族焉曰連氏富而好禮敦善不怠
往者強圉大淵獻之歲

天子詔以樂善好施四

字旌其門者也蓋連氏有樂川先生者創爲義莊以贍
其族而其子穆軒擢薊兩君踵成之疆吏上聞

璽書下逮烏頭綽楔焜燿姚墟舜井之間僉曰美哉斯
舉乎夫樂善者未有不好施而好施難言之矣一家之
政男職其外女職其內坤爲吝嗇見於易象而審守委
積蓋藏又婦職也見於禮經故有丈夫慷慨好行其德

而阻於帷門之議者矣連氏父子相繼積善成德其殆有相之者乎越四年歲在重光單閏穆軒擷薌兩君以其母氏陳太淑人行年八十有七謂古者稱觴上壽非有常期不必以十年爲率而況五年再閏并而計之已逮九十乃饌甘脆以養之乃鏗金絲以娛之而欲得一言以爲侑爰就樾而謀焉樾問其詳則卽樂川先生之德配也憬然曰成先生之高義者其在太淑人乎太淑人之始來歸也重親在堂咸躋耄壽衿纓適寢媿媿其儀奧寒苛養調護惟謹其君舅自幼從父官蜀醞吳羹食性殊異而太淑人脂蔥膏薤各得其宜每有所進

輒爲加膳女憲有之曰婦如影響焉得不賞其太淑人
之謂乎然此猶閨闈之小節也其犖犖大者則在善相
其夫善教其子連川先生以金榦玉楨保衛桑梓一生
心力畢注於前江後海兩塘垂數十年黑風白雨寒暑
無間尤勇於爲善橫舍而圮曰繕完之輿梁而積曰興
作之凡有所爲不程其力性又喜客坐上恒滿太淑人
綜理微密擘畫周詳數十人之饌咄嗟而供數千金之
工談笑而助連川先生以好義稱鄉里閭以內與有力
焉此太淑人之善相其夫也所生丈夫子六皆少而眇
眇壯而莊莊太淑人撫之以慈督之以嚴以樂川先生

經始義田未竟厥志忝愼諸子使觀厥成嗣君亦皆善繼善述不忝前修義莊之建達於

朝聽載於里

乘成父志也亦稟母命也此太淑人之善教其子也茲二者非其珍裨懿鑠之尤著者乎愚謂連氏之樂善好施有相之者於此信矣若其貴而勤富而儉衣必煩摺食無珍異雖鼎餼竈妾奔走滿前而簞筲桶櫬焉絨管線續焉猶手治之尊章厠牕兒孫襁褓躬自浣濯不以爲煩此人之所難而猶其易者也大元不云乎我心孔碩乃後有鑠太淑人之令德宜其食報於天康強逢吉雖登大耋神明不衰一門之內玉昆金友鳳子麟雛太

淑人安神閨房之內高坐北堂之上男唯而女俞左漿而右酒樂可知也樾雖切人不媚敢不以一言侑春酒而介壽觥乎乃樾更有說焉太淑人今歲八十有七則其九十有秩之年實在闕逢敦牂之歲是歲也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

天子以孝治天下推恩

錫類於覲齒駘背之人必有上尊牛酒之賜太淑人得躬被之自此以往由九十而百歲而花甲重周古稀再屆皆在國有大慶之年集嘏翔祉增榮益譽所以申錫無疆者豈有涯哉行且以熙朝人瑞

載之柱史以爲泰元神策之符非特閭里之光而已樾

舊史氏竊願更得而紀其盛也

唐藝農廉訪七十壽序

光緒十有八年二月某日 詔書以浙江金衢嚴道唐公升補貴州按察使是時海宇清平 天子勤求上理士大夫爭自磨礪以就功名搢紳之族每每有荀龍賈虎並奮天衢者如合肥李氏之兄弟兩總督長白瓜爾佳氏之兄弟兩巡撫時論以爲漢世之大小馮君梁世之大小南郡方斯蔑如也乃今又得之於湖南唐氏蓋公之介弟斐泉廉訪陳臬三秦有年矣公於今歲又拜黔臬之命維時公之仲子韡如孝廉以五馬官八閩署

延平府知府護理臺灣道臺灣道故兼按察使則唐氏父子兄弟叔姪同時三臬使也海內讚歎以爲美談吾浙之人雖惜公之去而亦罔不以爲公榮猶憶去歲之秋公之長君奉之大令過余吳下春在堂而語余曰吾父今年六十有九矣願得一言以爲壽余笑曰姑徐之待明年尊公正七十以廉車莅浙水再進麥邱之祝未爲晚也至今而吾言固驗乃不圖不於吾浙而在富山貴水間也惜別之意方殷祝嘏之情彌切時在西湖俞樓索文者幾無虛日輒謝不作而爲公敬進一言公自幼負異資弱冠餽於庠有聲場屋間十試棘闈不售乃

致力經世之學尤留心本朝掌故好與賢士大夫游又
勇於爲義如修葺學舍建立神祠經理義渡振濟難民
一經身任不遺餘力於是名譽大起湘中諸大吏咸耳
其名遇事磐根錯節者輒曰非公莫屬也歲在丁卯游
於京師都下諸故交咸聳興之曰方今海內多故天
子側席求賢駕五龍以騰唐衢服九駿以馳文塗此豪
傑馳驚之時非山林偃蹇之日也天生此材而不爲世
用譬猶杞梓楩楠不登匠石之門而置之荒山大澤不
亦惜乎公素澹於名利嘗以澹吾自號而羣公以大義
相勸公亦思有以自見於世乃以道員分發吾浙浙撫

知其才也時適有繞城石塘之役卽以相屬櫛沐風雨
昕夕罔倦鱗塘百丈圪砦金湯甫蒞浙而頌聲作矣嗣
是厥後治釐稅則釐稅裕唐劉晏之馬上以鞭算無其
精敏也治軍需則軍需給晉陶侃之竹頭木屑無其微
密也治保甲則保甲嚴漢尹翁歸之每縣各有記籍無
其明察也治賑務則賑務均漢陸續之都亭具饘粥無
其普遍也治營務則營務肅唐王忠嗣之弓矢誌姓名
無其嚴正也治鹽綱則鹽綱整宋趙開之排比次第爲
鼠尾帳無其清晰也浙爲並海之地浙東諸郡如溫如
台皆江溥海裔重山複川巖險周固爲盜賊淵藪民俗

雕悍喜於私鬪其黠者則挾鄧析之術繳繞苛察把持
上官公權臬事析愿禁悍探意立情不枉不漏弊俗爲
之一清嘗語屬吏曰早結一案則事不煩少羈一人則
民不累故雖明察秋毫而意在仁恕每當報囚有情窮
於法者爲之咨嗟累日所全活甚衆厯攝金衢嚴道溫
處道督糧道居一日之職必盡一日之心曰吾期於國
於民有濟耳居官久暫不計也後人之能繼與否不計
也已丑之歲補受金衢嚴道下車之後因地制宜端士
習整民風化土客以清盜源禁奇袤以弭外侮三衢之
民翕然從風而上官以公前署臬使有善政遇按察使

缺員仍檄公署理庚寅辛卯兩攝柏臺并前而四矣今歲春甫受代將還衢而黔臬之命下從此弱翁治行聞於朝廷開藩開府其可計日而待乎余與公交垂二十年每至湖樓彼此往返必數四相見臨當遠別能勿依依聞公春初小病而今已矍鑠如常松柏之姿經霜雪而益茂余則長於公者兩歲蒲柳早衰新得腰腳之病殆將步彭剛直之後塵異日公以金符玉節還鎮浙中未識尙能偕竹馬兒童迎拜馬首否謹因眉梨之祝附古人臨別贈言之義誦陳思舊句曰尙其愛玉體善保黃髮期至於豐功偉業日進無疆行且與令弟斐泉

廉訪同領封疆如合肥李氏長白瓜爾佳氏故事則自有高文典冊大書特書焜耀楹楣非鄙人沾沾小言所能增榮益譽也

方黼臣五十壽序

余往歲與修鎮海縣志因得周知其邑中賢豪長者接芬錯芳不可更僕數而尤以方氏爲巨擘其令德嘉言見於余所著春在堂襍文者數人矣乃今而又得上積善成德之君子則黼臣觀察其人也觀察君生而早慧讀書倍常兒有張霸饒爲之意家資累巨萬爲一縣最自其先德潤齋贈公以操贏制餘就時於滬君年十有

五亦至滬上將車奉杖兼習廢舉之業贈公病君侍湯藥惟謹及謝賓客絞紵衾冒一如禮制設披屬引奉之而歸齒未弱冠儀如成人大事旣畢以先業在滬仍侍其季父以往俄季父又卒而方氏之列肆於滬者相望也滬爲萬商之淵環貨方至鬻良襍苦巧厯所不能算而君三奇六耦圖迴掌上候時轉物雖老於權會者不能及於是長商大賈靡不服君之才矣君以贈公棄養早念劬勞之義隆聖善之敬冬溫夏清曲盡厥職飄風發發北堂俄空則有朱太淑人者贈公之側室也以房老之尊主領家政簾簪桶櫓罔不修飾孩男嬰女襦褓

之類手自縫紉煩濶不辭勞辱君敬其賢能事之如母
歲時歸省必致珍異與凡所需歷數十年常如一日及
其疾革君自漚馳歸生而醫藥歿而棺衾悉從其厚此
固朱太淑人之賢有以致之而君之孝思不匱亦可見
矣性好施與於族黨尤厚貧者計口而食之歲終裨益
其所不足婚嫁喪葬別有助而餘人之以有無告者亦
罕有不應其先世多倡義舉曰廣仁堂瘞暴露也曰錫
類局施棺槨也曰福幼局種牛痘也曰崇正書院助文
教也君悉殫而大之餘如修志乘建橋梁修古冢疏通
虞家堰江北岸河道振助山東直隸饑民凡有益於人

者不聞則已聞則以爲己任而尤足多者無如四明公所一事四明公所設於上海老北門外所以停寄旅櫬也咸豐中毀於兵燹贈公倡率醵資建設如舊而其地適與法租界鄰法人覬焉君曰是宜爲備謀倣古者行墻落櫛之制編竹爲柵使有畔岸謀定未行而法人已於其地敷布沙石將營馬埒甯郡之人之在滬者咸奮臂與之爲難法人大譁趨趨玃玃變且不測諸董理其事者咸走且匿悉以委君君笑曰是固吾事何避焉投刺謁蘇松太道沈公口講手畫敘述甚詳又治牒上大府歷三年之久達於總理王大臣而後有各守其界之

議事乃得寢使非君力持則蓬顆敝冢夷爲道塗肉體
骨骼蕩爲灰塵尙忍言哉仁者必有勇信矣君懲其事
定議凡停寄至三年者悉由內河運歸甯郡於江北岸
建屋以妥之又於慈谿小隱山買地爲塋其竟無子孫
來領者則葬之而滬上旅櫬亦不至於纍纍相積矣此
又其所見之遠也蓋一事焉而仁且勇又知矣辜較生
平輸饒助振以千萬計大吏上其功由國子監生厯保
鹽運使運同 賜孔雀翎以飾其冠而君麤袍糲食如
布衣寒士有以酒肉徵逐召者輒謝不赴樗蒲六博之
場終身未嘗闌入落落然不自知爲陶白程羅也家居

有暇惟喜讀書百家之說無不流覽月波洞之相術楊
救貧賴布衣之葬書皆能得其肯綮而靈樞金匱諸書
研究尤深有求瘵者藥之輒愈宅西北隅築精舍焉藏
書萬卷以胡墨莊先生毛詩後箋舊刻漫漶覓善本重
刻之以行於時又延名師以課其子長子積鈺以增廣
生員光緒五年鄉試登副榜其叔仲季三子亦能以詩
禮世其家然則如君者非鎮海方氏之魁士名人邪余
老矣每聞佳士心焉許之今歲八月七日乃君五十生
辰余惟八月爲壯而七日值萃六二爻其爻辭曰引吉
知君之老而益壯引而彌長也請以此言表區區心許

之誠而卽以爲君壽

寶母張太恭人七十壽序

壽文非古也余舊史氏粗習記載之文凡友朋之壽及友朋之壽其親者率以文壽之刻入春在堂全書者盈三卷焉昔歸太僕集有壽文三卷世以爲多然則余不宜復作矣故近歲以來雖名公鉅卿之壽具摯幣乞一言亦謝不作而今者則又以小文爲寶母張太恭人壽蓋從其子甸膏明府之請也甸膏述方望溪之言曰壽文自明人始其知體要者尙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然則甸膏之

意殆以余爲可求而求之乎余不足以當之而余視旬
膏所具太恭人事略則其人固望溪所謂可者矣孔子
不云乎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則余何敢辭焉太恭
人爲朝議大夫竇公之配竇氏自英烈公之後家承忠
義世兼文武當咸豐初元大盜起於廣西朝議公自請
從王師討賊戰功爲諸將多二年春戰大洞山歿於
陣事聞賜卹如例太恭人以姑老子幼不敢以身從
恂屑獨居俯仰事畜則益加謹俄而寇警日亟黃河南
岸賊壘相望太恭人曰事迫矣先舅未葬奈何急營窰
窰茵茶簞瀹咸具無缺甫卒窰而賊由溫潛渡將薄懷

慶太恭人命兩子奉姑避太行山下依母氏以居而自
與幼子幼女居圍城中凡兩越月噴沫救燔僅得不死
及寇退解嚴復迎其姑歸相持而哭而太恭人醺顙非
復人狀相見幾不識矣其時生計益蹙有亡黽勉取給
十指鍼管線續昕夕不離右手將指至不能屈伸而姑
性又嚴毅太恭人善事之得其歡心數十年如一日姑
壽至耄耋不知無子也三子旣長教以詩書勉以無忝
所生之義其長子卽甸膏也以諸生從軍嘗率兩健兒
馳入賊巢縛其魁以歸而不自爲功今以知縣需次江
蘇大吏知其才以事委之輒辦其叔季兩子亦克自樹

立諸孫瑤環瑜珥男唯女俞森然侍側太恭人喜先德之不替冀令名之克振謂旬膏旣居官則廉隅爲重苟以南中一珍物寄家非吾願也賢哉母乎有陶母封鮐之風矣往歲河南大無命旬膏佐郡縣振贈全活無算其他善舉惟力自視不可更僕數嗟乎行誼之美士大夫且難之況閭門之內乎方望溪所謂擇其人之可者於太恭人得之矣緘恨含顰霜操彌厲所可一也亂離瘼矣祭葬以禮所可二也勞而不怨以奉威姑所可三也先人遺德以勉其子所可四也至以持躬之儉治家之勤溫拯之仁廉介之義凡所可者悉數之而未能終

也憶十年以前太恭人六十曰耆其時已以節孝拜
旌閭之命而又以子貴晉四品之封一時慕其高義莫
不望懷清之臺而效麥邱之祝鎮軍崔公觀察陳公皆
援秦署書之例從漢戶冊之義大書四字以顏其門銀
書玉篆焜耀楣閒今太恭人七十曰耆矣實沈之月節
上六值日之日乃其設帨之辰也以六月逢閏故是日
已入八月節炎歊既退清朗有加旬膏甫奉檄權知上
海縣盤陳露香之桃俎列吳淞之魚鮑臚裕韞奉觴上
壽而乞余一言以侑之旬膏殆不知余之不可乎然余
之可不可姑勿深論而太恭人之可以爲壽則固當代

女宗不可多得者也然則余之爲太恭人壽豈獨此一言而已哉他日八十九以至期頤當更以壽言進任母陳太夫人七十壽序

光緒二十年閏逢敦牂之歲恭逢

慈禮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旬萬壽於是蒼烏見而延嘉生織女明而鉤鈐耀

天子乃發德音降明詔凡滿漢大臣命婦年六十以上者咸加恩賜而任母陳太夫人適於是歲稱七十眉壽之觴於是兩浙之士獲交於哲嗣逢辛觀察者相與語曰方今 聖上以孝治天下惠浸萌生仁需鼓輦推

娥臺似幄之恩引年曠典及於筓珈太夫人躬遇其盛
非獨德門之慶抑亦 盛世之祥也不有敘述曷以介
純嘏而祝眉黎以樾粗習紀載抽豪授簡強使爲辭樾
禮辭不獲乃就太夫人珍禕懿鏤之行揚挖而陳之太
夫人出宜興望族道咸間有以申韓之學爲諸侯上客
海內稱陳若木先生者其先德也先生有妹歸任氏生
四子皆才而長君問渠贈公尤推白眉遂以宅相爲館
甥而太夫人歸焉年甫十有八奉事君姑撫視夫之幼
弟自成童以至授室怡然無間言其時以粵賊之亂
詔各直省皆治鄉團用古搏力之法保衛桑梓而鄉人

士君子咸推贈公才俾主鼓旗決籌策有進說者曰治
亂用重古之制也除讎安良非殺不可太夫人聞之從
容語贈公曰苟誅一人而活千萬人誅之可也今亂在
外不在內治團以衛民也可殘民乎贈公慙之閭里宴
然已而粵寇大至閒關避地至於滬濱諸親故相依者
皆僦僦隨行食不足脫環瑱助糗糒贈公旋至安慶獻
策於曾文正公公使仍還上海再議團練俄邁疾遽
捐館舍太夫人於流離顛沛之中罹此鞠凶甘以身徇
哲弟棟香先生傳母命相譬慰貶苦停辛形存志隕糟
糠在咽涕淚在襟亦人生之極艱矣然入奉高堂則言

笑如故甘旨有加初不以錦茵苫席之感微傷姑意也
長公逢辛觀察與次公向生刺史皆幼令就諸父受章
句習文史夕自塾歸飮以蠶粥綿歷三年常如一日及
亂定返里剔蠹理勞舊業粗復語其姑陳太夫人曰家
幸小康勿使兒輩知之人不歷艱苦奚由成立苟偷溫
飽而墮學業無以見先人泉下也此其所見爲尤卓矣
贈公有從兄老病無子而有老母身後無可繼者請於
陳太夫人以次公後之迎其母歸事之如姑時陳太夫
人春秋益高而太夫人亦將六十矣然出入扶持晨夕
不懈子婦輩或請代之則曰吾代子職可假手他人乎

其旨先請推恩外家以及諸父太夫人喜曰今而後吾受之安矣曾忠襄公薦舉人材首及長公有 詔徵用長公不敢自專以出處請進止太夫人曰汝學亦久矣 朝命宜赴父志亦宜成勉旃行乎長公入都拜 命赴浙六橋花柳風日暄和太夫人曰昔賢於此流連觴詠播爲美談今內憂外患猶未盡收 朝廷勤求上理大府亦盡瘁不遑此陶公運甓之時非山公倒著接離之日也長公謹承慈命昕夕從公每治一官書接一賓客太夫人必詳詢之可則色喜爲之加餐諸孫隨侍延師課讀不使出月曰子弟紉綈之習皆由耳目濡染而

成吾不令其出門一步則外物不入凡從而附利之者
不杜而自絕矣歲時臘臘親故貧窶者咸有餽贈有老
僕病危命長公臨問殯之從厚有舊婢嫁而物故春秋
使人祭掃其墓帷蓋之恩亦云渥矣而自奉極儉曰吾
中更離亂今骨肉相聚衣食無缺於願足矣敢求多乎
各行省水旱偏災每有溫拯之舉長公必與其事太夫
人輒勉以實心責以實政大府上其勞績歸美慈闈
溫綸褒獎焉長公兩權杭嘉湖道政聲卓著陳臬開藩
以至節鉞在指顧間耳又筦書局事樾與同事局中且
與有累世交際之誼得備聞太夫人嘉言懿行故不辭

而進此言太夫人安神閨門之內優游北堂之上長公
率諸孫上壽而其壻朱潘兩君又各率其子孫進春酒
以祝期頤異時由八十九十以至百齡每逢稱慶皆恭
值

皇太后萬壽之年 天子加惠大臣之母必有更盛
於是者樾更將執筆而紀其後矣

董母吳太宜人八十壽序

嘗聞徐偉長中論之言曰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
聞之壽有行仁之壽今觀董母吳太宜人其備此三壽
者乎然孔子曰仁者壽楊子雲亦云物壽以性人壽以

仁則三者之壽固以行仁爲本太宜人之壽太宜人之仁也其珍禕懿鑠之行美不勝書竊舉其大者揚挖而陳之太宜人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年二十歸贈公簣山先生時其家貧甚來歸未久而姑歿太宜人奉事君舅及其夫弟暨女公女叔恩禮兼盡家事無巨細躬自綜理舅喜曰有婦如是吾家興矣簣山先生幼穎異年十四而十三經皆卒業善爲文受業於杜蓮衢侍郎學益進應府縣試每列高等而院試輒不售歎曰是有命也去而課農桑兼服賈太宜人以勤儉佐之家稍裕咸豐之季寇警日偪先生挈家避兵於滬而從母葛太

宜人不欲行太宜人乃與夫弟九齡君奉之居家中家有穀千石太宜人曰寇至非吾有也盍賤糶以濟貧者九齡君從之俄而土寇蠭起太宜人曰穀不可守雖易錢亦豈可守乎盍以此錢治鄉兵衛桑梓九齡君又從之鄉里恃以安堵及粵寇大至度不可守乃與九齡君奉其叔姑閒關赴滬聞族之陷賊者二十有三人急使九齡君挾資往贖之得歸者十有七此太宜人之始事也其所見已遠矣先生旣至滬朱九香閣學見而奇之曰君才可大用今需才孔亟曷出而仕乎先生與太宜人謀之太宜人曰將爲貧乎饘粥粗給矣將濟世乎吾

族黨中待濟者猶多使吾業有成而三黨皆有賴焉是亦爲政焉用仕爲先生深韙其言乃止時先生以族黨相依者衆懼生計之不給將更曠之太宜人曰宜擇可久可大之業先生曰然則無如絲與茶矣今中外通商此二者商賈之大綱也因大治絲茶顏其廛曰久大用太宜人言也亂定旋里而茶業大盛列肆凡三於甯波府城一於本邑平水鎮一王化鎮一皆產茶地也肆中所用無慮三百餘人太宜人曰吾村附近多貧者盍設一肆於本村使貧民得食其力乎乃於本村置茶棧焉其初自滬歸也舊居已燬更築新居族人多以梓匠爲

業然技甚拙無用者太宜人悉招而用之亦此意也時宗族零落多倚先生以活太宜人復勸於近支中尤貧者數十家每歲終人給米二斗其後又勸於族中之鰥寡孤獨及癰病者月給米二斗及先生歿太宜人又推廣其意每至歲終凡疏遠之族人及異姓寓居本村者苟貧無以存視近支減半各給米一斗至今循焉太宜人以先生年齒高從容謂之曰吾始來時家無擔石儲今有天幸家計豐裕足以自贍餘力并足以庇宗族人貴知足曷謀休息先生從其言自此優游鄉里者十有餘年然艱於子息太宜人爲置道室陳氏又納沈氏皆

無所出乃以弟九齡君之子金鑑字竟吾者爲子太宜人愛之如已出先生之卒竟吾年二十矣好學能文嘗一應鄉試薦而不售太宜人誨之曰汝質弱毋倖求名閉戶讀書爲樂多矣然讀書樂爲善尤樂汝敬承先志勿懈於善卽足慰我老懷毋營營於一第也又曰汝父嘗言吾族在前明時甚盛自文簡公以下頗有簪述留遺惜年久散佚汝喜藏書能蒐輯其一二乎竟吾敬諾於是購得文簡公中峯集及日鑄公大易私錄大學中庸講意老子翼莊子翼與評注李長吉歌詩皆刻入琳瑯秘室叢書太宜人喜曰此汝父求之而未得者也又

以曾祖妣諸氏守節三十年第六女叔矢志不嫁奉父終身又有妹適徐氏者五月而寡苦節奇孝不可磨滅命竟吾言於採訪局旌表如例并推及同族暨遠近各村凡節婦烈婦孝女蒐訪靡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各處水旱之災咸輸鉅金振助而在本地則尤以水利爲重上虞南鄉自林垵以至箭橋爲田萬畝董氏之田多在其中全恃池湖一壩捍禦剡溪之水光緒十三年水漲壩圯田疇淹焉太宜人命竟吾邀集搢紳耆老釀資修之不足則以己資益之堤長五百丈池湖壩下自中村至瀾泥灣又有堤一千餘丈自箭橋上溯宋家

浦又有堤一千三百餘丈皆次第修固水患衰息遠近
蒙利事聞於 朝詔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門太宜人
春秋展墓見村東山路崎嶇樵采非便命竟吾修築紆
者使直仄者使寬阻於石者鑿之阻於水者梁之都凡
自茅山嶺達王家滙及大湖塢自花礪嶺達花礪村自
苦竹嶺達官漾村自珠湖嶺達珠湖村自油車嶺達湯
浦市凡四千丈有奇山路旣成又命修本村至各村之
路迤南五百丈迤東四百餘丈迤北九百餘丈東北九
百七十丈東南七百八十丈至於建設義渡創置水龍
寒則施衣疾則施藥猶其瑣節矣綜計太宜人一生仁

心仁術至老不衰余故曰太宜人之壽太宜人之仁也
所謂行仁之壽不信而有徵乎今歲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襍翔嘏集均禧於九垓而太宜人適
於是歲仲冬之望稱八秩之觴是又中論所稱王澤之
壽也惟七十歲時親串上壽皆謝不受但命本年田租
視歉歲更減十之一至今歲循是行之然則以曼衍之
祠效期頤之祝非太宜人所喜也聲聞之壽或可不計
乎雖然太宜人年登耄耋神明不衰上受 朝廷之褒
揚下集鄉曲之聞譽而竟吾以駕部郎家居富而好禮
博覽羣書時譽翕然膝下四孫皆英英見頭角是亦極

人倫之盛而膺福壽之全矣不有記載異時修女憲書者其何述焉余因獻小文以識大略或藉此以爲太宜人聲聞之壽庶可以備三壽而侑一觴乎

冠雲峯贊

盛旭人方伯買劉氏寒碧山莊而葺治之名曰留園園之旁有奇石焉所謂冠雲峯焉方伯以善賈得之張子青相國時撫三吳手書奇石壽太古五字以贈歲在辛卯購得其前之隙地而築屋焉嗟乎此一石也劉氏曩時不能有而方伯始有之方伯雖有之又歷二十餘年之久而後此石始入於園中自茲以往長爲園中物矣

太古之壽其驗於此乎因爲之贊以賀其遭其辭曰
留園之側有奇石焉是曰冠雲是銘是鐫胚胎何地位
置何年如翔如舞如跂如跼秀逾靈壁巧奪平泉留園
主人與石有緣何立吾側不來吾前乃規餘地乃建周
垣乃營精舍乃布芳筵護石以何修竹娟娟伴石以何
清流涓涓主人樂之石亦欣然問石何樂石不能言有
客過此誚代石宣昔年棄置蔓草荒煙今茲徙倚林下
水邊勝地之勝賢主之賢始睽終合良非偶然而今而
後亘古無遷願主人壽壽逾松仵子孫百世世德縣延
太湖一勺靈巖一卷冠雲之峯永鎮林泉